



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
方方著 袖珍系列

奔跑的火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奔跑的火光

方方著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奔跑的火光/方方 著

(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·袖珍系列)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1.9

ISBN 7-5354-2252-7

I.奔…

II.方…

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4527 号

策 划:周百义

责任编辑:李新华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王祥林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湖北峰迪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5 插页:5

版次: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75 千字 印数:1—10000 册

I·1724 定价:10.00 元(简精装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方方，本名汪芳。女。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。在校期间开始发表小说及诗歌。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。1989年调入湖北作家协会。

其中篇小说《风景》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，并因此而成为中国“新写实”派的代表作家之一。《风景》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其它代表作如《祖父在父亲心中》、《白雾》、《桃花灿烂》、《落日》、《埋伏》等多部中篇小说，亦拥有大量的读者。多部小说被译为英、法、日等文字在国外出版。已出版小说、散文集30多部。主要著作有五卷本《方方文集》、长篇小说《乌泥湖年谱》等。

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湖北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一级作家。

出版说明

90年代初,我社曾经在严肃文学走入低谷时,推出了“跨世纪文丛”。这套书目前已经出版了6辑共60位作家的代表作品,囊括了新时期以来在文坛上最有影响的一批作家的作品。图书陆续出版后,在文学界和出版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今夏,我们在讨论出版一套袖珍长篇小说时,想到了古代神话传说中的“九头鸟”,将这个特指湖北人的小精灵作为我们这套书的标识。

关于“九头鸟”,《太平御览》卷九二七引《三国典略》曾写道:“齐后园有九头鸟见,色赤,似鸭,而九头皆鸣。”《正字通》云九头鸟:“状如鹤鹑,大者广翼丈许,昼盲夜瞭,见火光辄堕。”宋梅尧臣《古风》诗:“昔时周公居东周,厌闻此鸟憎若仇。夜呼庭氏率其属,弯弧俾逐出九州。射之三发不能中,天遣天狗从空投。自从狗啗一首落,断头至今清血流。迩来相距三千秋,昼藏夜出如鹤鹑。”但是后来,人们把神话传说中的九头鸟,与湖北人联系到了一起。提起湖北籍的人氏,人们会说:“天上九头鸟,地上湖北佬。”其意,是湖北人像九头鸟一样精明。一般的鸟儿只有一个头,与有九个头的鸟打交道,自然不是对手。湖北是九省通衢,汉口在近代史上曾是物资的主要集散地,在人们的印象中,湖北人会经商,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重农轻商,无商不奸,与湖北人打交道,小心吃了亏。所以,九头鸟之于湖北人,实际上是具有一定贬意的。但是近年来,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,信息时代的来临,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,提起九头鸟,

人们由过去的揶揄与嘲讽变成了某种褒意。

当然,我们将拟陆续出版的长篇小说归之于“九头鸟”系列,并不是完全因为这套书的出版地是在湖北,而是我们认为“九头鸟”这个形象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,而且具有特别强烈的现代感。正像我们现在欣赏荆楚一带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,南阳汉画石刻,从那飘逸、夸张的表现手法中仿佛能找到现代艺术的源头一样。我们这个时代不正是需要“耳听八方,眼观六路”的复合型人才吗?而“广翼丈许”的九头鸟却正具有这个特点。所以,如果拿计划经济时期的观点来衡量市场经济的行为,就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了。

不过,我们一开始只准备推出一套比较短小的长篇小说,如12万字左右的篇幅的作品,来冠之以“九头鸟长篇小说丛书”,后来,我们觉得如果仅仅限于篇幅,那么就有很多优秀长篇小说不能归纳其中。经过商量,并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,我们准备像“跨世纪文丛”一样,有计划地逐年推出一批长篇小说。总题用“九头鸟·长篇小说文库”,其中包括那些12万字左右的“小”长篇小说。当然,凡是入选这个文库的,不能仅看篇幅长短,也不能看作家已有的名气,我们既重视题材的多样性,也注重表现手法的多样性,既重视作品艺术上的创新,又要考虑读者的欣赏需求和阅读期待。否则,我们这套文库有可能成为流星只能展示短暂的亮丽。

我们十分明白,出版者仅仅有一个计划还是不行的,这套小说最终能否为读者接受,能否为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做出一些切实的贡献,还需要作家和读者的大力支持,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。我们希望,这套书能像我社的“跨世纪文丛”一样,在文学事业的长途跋涉中留下自己的痕迹。

英芝是凤凰垸的**美女**，
是“三伙班”的歌唱家。
一时的风流，
毁灭了她美丽的梦想和追求。
男人嗜赌，
输掉了英芝卖唱卖身的钱。
英芝无路，
为**求生存**再卖身。
奔跑的火光张开着血盆大口，
吞噬着仇恨，
吞噬着罪恶，
一根**复仇**的火柴，
将英芝送上了不归路，
一出愚昧而无知的**情感悲剧**，
一个让人心寒的**火**的故事。

奔
跑
的
火





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

袖珍系列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英芝想，我应该怎么说呢？

英芝正靠墙而坐。墙壁上污迹斑斓，一层覆盖着一层。在英芝想忘记自己曾经有过的恐怖时，她便将眼睛落在那里。她使劲猜测它们究竟是些什么。那最初的污迹是什么人留下来的。是不经意的痕迹还是心情的发泄。每一个留在这里的人，都不会有一副好心情，这很显然。

此刻，在英芝正面的墙壁上，面对着她的是一行深红色的字。不是血写的。那字歪歪倒倒着，仿佛是一个个散了架子的人。墙说：你为什么不爱我？！

唉，这是一个没有逃出爱情魔掌的人，英芝叹想，如果能为爱情而死，也算值了，好歹也曾幸福，而我却又是为了什么？

睡在英芝旁边的余姐告诉英芝，写这个字的人叫芬苹，她的男朋友跟她睡了五年，让她做了四回流产，结果有一天他轻轻松松地告诉芬苹，说他对她从来也没有过爱。芬苹一气之下，在饭里下了毒。那男人被毒死了，死时脸色发青。芬苹在这里等了五个月，然后就被毙掉了。毙她时就是一个春

天。那天大家正在说估计现在外面的花开得很艳，芬苹也跟着说。还说好喜欢她家院墙后的指甲花。结果来了人，把她提走。所有人都晓得，她永世难回。

高墙的上面，几乎快与天花板相接了。有一个窗口，它在白天总是灰白的，更像有人贴上的一张方纸。英芝从来也没有看到阳光从那里路过。英芝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眼睛根本失去看到阳光的能力。

每一夜每一夜，英芝都觉得自己被火光追逐。那团火光奔跑急促，烈焰冲天。风吹动时，火苗朝一个方向倒下。跃动的火舌便如一个血盆大口。一阵阵古怪的嚎叫从中而出。四周的旷野满是它惨然的回声。

余姐说那是噩梦。到这里来的人，都会做噩梦。而且每一个噩梦都充满恐惧。

但英芝知道，并不完全如此。

英芝说，让我一切从头开始吧。

英芝一开口便泪流满面。让她说自己的故事令她心如刀绞。但英芝明白，她必须说出一切。她若不说，就算她死了，那团火也永远不会熄灭。

二

开始的日子是在秋天。

对于乡下女孩英芝来说，一年四季中的每一个日子都平平淡淡。这一年她高中毕业，没考大学。大学对英芝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吸引力，花费那么大的劲头去读书又是何必？村里的春慧读得眼睛看路不清，而永根就如同一个傻子，他们都是英芝的同学。英芝常常为他们解决一些问题。比方夜里走路，春慧就要拉着英芝，比方自行车掉了链条，永根就要求英芝帮他装上去。英芝觉得自己没有成为他们那个样子，是一件高兴的事情。所以英芝没去考大学。她毫无沮丧之意。出了校门，她知道自己这辈子再也不会走进学校，心里倒是松了一口气。不去上大学是她本来的心愿。

英芝住的村子叫凤凰垸。离县城只十几里路。知道凤凰垸的人都说这里的人精明。但凤凰垸却并没有因为精明而富起来。英芝的家境在村里属于中等偏上。英芝的爹虽然在田里干活，可英芝的妈却在村口路边开了个小店铺，卖点柴米油盐，比起那些光种田的人家，手上就要活泛一点。除了凤凰垸最有钱的三伙家之外，还真说不出哪几户人家比英

芝的家里更富裕。

关于凤凰垸的精明都落到三伙一个人头上的老话，英芝小时候就听讲过。三伙上学一直上到了县中。三伙当红卫兵一挥手人人都跟在他后面跑，一直跑到汉口。三伙眼珠一转就是一个主意，然后就赚一笔钱回来。如此之类。凤凰垸村里的人冬天没事干时，最喜欢议论的人就是三伙。三伙的爹是个歌师，方圆十几里，有人家办红白喜事，都请他上门去唱。红喜唱戏，白喜唱丧。日子再苦，从没见他家苦过。三伙的爹死后，家里没人照顾，三伙就不再出门。三伙接下他爹的事情。三伙当然没他爹唱得好，可那有什么关系？三伙自己拉起了一个班子，名字就叫“三伙班”。倘有人要请唱班，只找三伙班就是。三伙骑辆自行车，东村跑西村窜，一家喊几嗓，吹唢呐敲鼓扯胡琴打板的，一下子就找齐。三伙不吹不弹不拉不唱，只在当中抽头。三伙嘴能说，又舍得做，结果做得比他爹名声还大。三伙在村里最早盖砖房。红瓦白墙，屋中间吊着电灯，晚上灯一亮，明晃晃照人脸，看红了村里多少人的眼睛。三伙的本事在于不管世道如何变化，他都能赚钱到手。英芝的两个哥哥，一心想做三伙这样的人。下广州上东北，皮都脱掉三层，回来时跟出门时一样穷。其中一个还闹下一身花柳病。三伙一边看得哈哈大笑，他笑起来像风声呼啸，那风从

你头上刮过时嘶嘶炸响，让人恍然觉得他的肠子正在被他一根根地笑断。英芝两个可怜的哥哥只好在三伙的笑声中回到他们的老地方——一张麻将桌上。三伙说，干这个的就别想干那个，干那个的就别想干这个。这是天数。你想改就改得了吗？

三伙已经快四十八了。脸皮老得像英芝的爹一样。而英芝的爹比三伙大上十岁不止。三伙指着自己的脸说，科学家说脑子里的沟沟坎坎多，人就聪明。我呢，脑子里的沟沟坎坎已经长满了，脸上这些是从里面漫出来的。三伙总是这样唾沫四溅的吹嘘自己。英芝从三岁起就讨厌他，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。

三伙却从不知道英芝对他的厌恶。英芝毕业的第二天，他竟颠颠地上门来找英芝。

心闲的英芝正在院里跟侄儿茗伢打扑克。三伙说：“英芝，回啦？”

英芝没抬头，嗯了一声，又对茗伢大叫：“不准痞牌。”

三伙说：“英芝，玩这有么意思？一分钱也挣不到手。”

英芝一翻白眼，说：“我又没想挣钱。我爹妈养得起我。”

三伙一笑，说：“爹妈能养你到老？”

英芝嘴上没说话，心想倒也是。茗伢说：“你

管得着吗？我姑爱玩牌，么样？”

三伙说：“要是有个赚钱的机会，你问你姑是玩牌呢还是赚钱？”

英芝心里“咚”了一下，暗道那还用说，哪个不想赚钱呀。可英芝讨厌三伙，没直接答他的腔，英芝对茗伢说：“出你的牌，屁话少说。”

三伙说：“不想赚钱？”

英芝说：“这种好事，哪轮得到我？一个大王。”

三伙说：“要是轮到了呢？”

英芝大声答道：“我干么事不赚？”

三伙乐了，高声笑起来，又有嘶嘶嘶的声音从英芝头上拉过，跟拉锯子似的，令她头疼。英芝说：“要笑到别处去笑。我听这声音就头疼。”

三伙说：“好好好，下面我就说个让你头不疼的。”

三伙说农村而今办红白喜事，唱戏哭丧没人听了。时代变了，老把戏没市场。现在大家爱听流行歌。特别是听香港台湾的歌曲，哼哼哈哈的没个听头，可就是有人爱听。所以他把“三伙班”人马全部换了。他投资买了一套卡拉OK，还买了喇叭，又找了几个年轻人跟着唱。上月带着那些东西到柳家洼，哪晓得，台子一搭，音乐一响，人群像水一样流过去。结果一连搞了几场，大受欢迎。听的人

点歌点得忙不过来。现在连江对岸的人都划船过来接。过个把月，高考公榜，那些有伢儿考上大学的，必定要摆酒席。已经有几家到他这里来预约了。现在的价格，请一场五百块钱。生意好时，就提到六百一场。加上点歌费，各人一摊，差不多唱一场一人可以赚大几十块。

英芝先只是听，听进去后，就觉得确实是个好生意。嘴上却还说：“你有人了，找我干什么事？”

三伙说：“我那里有三个男伢，一个负责换碟，两个伢儿唱，倒也够。可是女伢只一个。女伢少了，观众听起来没得劲，我晓得你的歌子唱得好，我有一回过年听你唱过《九十九朵玫瑰》，唱得蛮好。你入不入伙？”

英芝心里惊喜万分。唱歌本来就是她喜欢的事。如果能像歌星一样又唱歌又赚钱，那不更好？可英芝还拿着架子，说：“你拿我开心吧。”

三伙说：“我开你么事心？今天下午就有一场，上场就有钱。你不信去一趟，没拿到钱我围你屋里爬三圈。”

三伙的话说到这地步，显然也不是骗人。英芝忙说：“那好，我去。”

三伙跟英芝敲定碰头时间，就走了。三伙一走，英芝立即把牌甩了。几十张牌从空中撒落一地，气得茗伢一边捡牌一边骂：“你唱唱唱，唱了

去死呀。这么好的牌，白起了。”

英芝说：“你咒我，我死后变成鬼也要撕烂你的嘴。”

英芝说着便跑进屋里给自己挑套衣服。英芝的衣服没几件，上学穿的有，上台穿的就没有了。英芝找不到衣服，就上灶房找她妈发脾气。英芝说家里再穷，也得给姑娘买一套可以上身的衣服呀。英芝是家里的独女儿，一向在做妈的面前骄横惯了。英芝妈说你哪件衣服都比我的好，怎么不能穿？英芝说没一条好看的裙子。英芝嫂子见吵，就拿了她做姑娘时的一条裙子给英芝，说是她反正是穿小了，不如送给英芝。嫂子的裙子是淡红色的，上面起着一些黄色的小碎花。领口尖尖着，背后还有两根带子系成蝴蝶样子。虽然有点旧，可英芝穿上身后，倒也显得蛮好看。

三伙一见英芝如此，眼睛就亮了，说：“好好好，会打扮最好了。”

唱歌是在老庙村。因为村后有座老庙而得名。老庙村离凤凰垸有四十几里路。老庙村村长给儿子办喜事，特地开了卡车来接“三伙班”。三伙在车上拿了歌单给英芝看，问英芝会唱哪些。英芝看几眼，说差不多的都会。学校门口有几家卖衣服的店铺，成天敞着喇叭放歌，想不会都不行。三伙说，那就点几首喜欢的。英芝就点了《心雨》，点了

《十五的月亮》，点了《千纸鹤》，点了《常回家看看》，最后还点了《九十九朵玫瑰》。三伙说这支歌非得唱。所有的歌对英芝来说都熟悉不过。换碟的男伢叫文堂。文堂说，正式唱之前，还是试着合一下，免得到时候跟不上。

村长家的房子是一栋三层楼的砖房，面向马路的外墙还贴了米黄色的瓷砖。望去比三伙家的房子还要气派。隔得老远，就抢人的眼睛。三伙说，村长就是村里的皇帝，所以得用皇帝的颜色。三伙跑的村子多，他的话就是道理。

唱班的台子搭在村长的东屋的窗下。与大门稍稍错开。台子有两张大床那么大，一尺半高，上下十分方便。这是三伙亲自设计的。底下是木条钉的架子，上面铺着木板。由八块拼成。拼装拆卸都极其方便。搭好的台子上还满铺着红色睛纶地毯。地毯很旧，不晓得是什么人淘汰给了三伙。音箱有两个，立在台前。正儿八经有麦克风，撑在中间，就像领导作报告，有模有样。台子搭好，电源接通，音乐响起，人就围了上来。

这一切，都令英芝意外。英芝对三伙的讨厌仿佛也因此而改变。英芝对三伙说，想不到真不错。三伙说，不是吹牛，方圆几百里内，就我这个班子最豪华。事情就得这样做，请班子的人，讲的就是个排场。我这里就是要他讲个够。这样他才开心，